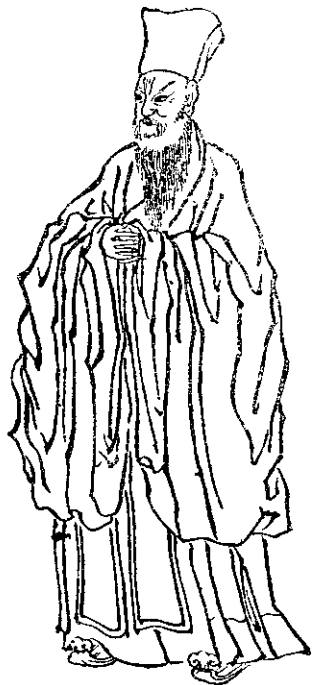


# 陽明學之今日

★ 明 李 ★

在日本德川時代的儒教學派中，有朱子派，陽明派，古學派，折衷學派等，就中陽明學派則以中江藤樹為首倡者。雖說五山之僧桂悟了菴已於永正四年即明正德二年（？）已渡中國親身會見陽明，並接觸其思想。五山僧徒亦讀過陸象山與王陽明的著作。藤原惺窩初好陸王之學，恐係受到五山僧侶的感化。豐太閤時代的人有名生田生健者曾著大經五卷，祖述陸王之學。要之，這是在藤樹以前研究和鼓吹陸王之學的，其傳統則不詳，但却沒有像藤樹的一意專心努力於傳播斯學者。真的，中江藤樹可稱為日本陽明學之祖。

藤樹初為熱心朱子的信仰者，三十三歲時讀王龍溪的語錄，始接受姚江之學。但仍持半信半疑的態度。三十七歲時，讀陽明全書，始觸發感悟，大



吾輩不學高英大聖子凝神一心悟暮  
陽明先生像

漢學大邊後未詳書

悔過去之非，因而鼓吹陽明之學。惜四十一歲即夭死。其間五年，依於彼的德行及其熱心的主張，居然把陽明的思想普及於全日本。藤樹的著書頗多，有翁問答五卷，鑑草六卷，孝經啓蒙一卷，論語鄉黨翼傳三卷，大學解一卷，中庸解一卷等為其代表作。藤樹死後，其門人如淵岡山的忠實，熊澤蕃山的偉傑，依於其偉大的感化，更把陽明學普及於全國。岡山於正保元年一謁藤樹，便成師弟之契，正當藤樹接受姚江之學已釋然大悟之時。而蕃山謁藤樹為藤樹三十四歲，此時藤樹對陽明之學尚是半信半疑之時，因而岡山與蕃山二人對其師的感想自異。結果二人的言行亦異。蕃山雖奉陽明之學，未必全遵師說，而另有其自己的見解，而岡山則徹頭徹尾遵奉之，不敢自立意見，畢生宣傳藤樹之說。藤樹死後，即為其建立祠堂，以供奉之，實為藤樹學派的嫡系，死後遺著有岡山先生書簡三卷，岡山書一卷等。

蕃山原生於兵家，具有英雄的血統，前半生活作為一個政治家，後半生活活動作為一個學者，受動激於藤樹為時很短，僅有八個月，其學問思想的根本全為藤樹所開發，但蕃山的學問則為經世應用之學。依於蕃山的化育，陽明學影響於世頗大。

蕃山後，日本陽明學的著名學者尚有三宅石菴、佐藤一齋、大鹽中齋、(名後素、字子起、稱平八郎、本文繪像即為其所作)川梁星巖、春日潛庵、三重松菴、三輪新齋、中根東里等。各人都有許多門生弟子。但因陽明學在德川時代太隆盛了，故亦常遭其他各學派的抨擊。寬文九年，細川侯會在肥後地方下令禁止陽明學。抵觸此命令的北島雪山，以及朝山等廿四人竟遭災厄。但陽明學仍舊潛伏着。固然其中

亦有人停止了新學，但志操堅固之士仍在偷偷地講習着，陽明學派受此打擊，會降於一個衰微的時期。而為斯學吐出萬丈氣焰則為三輪新齋，彼實為藤樹、岡山、蕃山後的陽明學的大家，被稱為陽明學中興之祖。彼雖尊崇陽明，但決不輕朱子，曾坦白說過：「信王固深，尊朱亦不淺。」並計有一「標許傳習錄」一書。門生有小野直方、中村恒亭、石井信雄、田井文之進等，而傳其衣鉢則為川田雄琴。

幕末的陽明學者依藤一齋，雖有一「陽朱陰王」之說，事實上彼是一個陽明學者，計有一「傳習錄補外書」一書，其門生伊東潛龍，著有一「餘姚與明治維新的人物，其門生伊東潛龍，著有一「餘姚學苑」二卷，為一個篤信陽明學者，墓碑文云：「為人質樸剛毅，好讀書。又學臨池及擊劍之法，篤信王氏良知之學，終身研究不怠。」明治維新功臣西鄉南洲及大久保通利會一度學陽明學於潛龍。海江田子爵亦勸過西鄉、大久保就學於潛龍。當時設有「陽明學會」及辦有一「陽明學」雜誌，共出過八十期，足見日本陽明學的隆盛。故有：「日本維新之業，全得陽明學說之功，而東邦人士咸信為然，故推崇陽明極為隆重」之評。

總裁亦說過：「首先要說明我自己研究王陽明學說的經過。當我早年留學日本的時候，不論在火車上電車上或在輪渡上，凡是在旅行的時候，看到許多日本人都都在閱讀王陽明傳習錄，且有很多人讀了之後，就閉目靜坐，似乎是在聚精會神，思索這個哲學的真義；特別是他陸海軍官，對於陽明哲學，更是手不釋卷的在那裡拳拳服膺。後來到書坊去買書，發現關於陽明哲學一類的書籍很多，有些還是我們國內所見不到的。我於是將陽明哲學有關的各種書籍，盡我所有的財力都買來了，不斷的閱讀研究，到了後來對於這個哲學真是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，一種心領神馳的仰慕，乃知日本以慕爾小國，竟能強大至此，實得力於陽明『致良知』『即知即行』哲學的結果。」(見 總裁在革命實踐研究院「總理『知難行易』學說與陽明『知行合一』哲